



# 耕耘换得花竞秀

## ——2019—2021年度“赵树理文学奖”概述(上)

杨占平

但富有诗意的语言,笔触细腻而生动,对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和诉求、农民与土地、农民与粮食、农村现状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困境、困惑、出路等系列问题,都有直观描述和深情展望,刻画出一幅当下农村生活的全景图,是一部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、真实生动的文学作品,也是一部了解认识农村问题的鲜活教材。

### 坚持兼容并蓄 实现艺术突破

“赵树理文学奖”历届获奖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,那就是:一部好的文学作品,不仅思想内涵要丰富,其艺术表现方式也要具备独特性、开创性。从这次的获奖作品来看,艺术表现方式可以说各有特色,而且许多作者在表现方式上都超越了过去本人的手法。比如,获得诗歌奖的孔令创的《不可测量的闪电》,就是一部有想法、有作为、有创意的诗集,凝聚着诗人对世界、对生活、对时代的思考,以及个人体验与生活背景的交错和沉浸,蕴含着理解生命意义之后的顿悟和升华,从中可见作者对人生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,体现了在他开拓的诗意空间里的游刃有余,富有张力和质感。另一位获奖诗人王俊才的诗集《农谚里的麦子》,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有一种断崖式的高耸和飞跃,能够看出诗人在某个节点,忽然听到了某种藏在内心深处的声音,得到了某种不可预测的召唤,有如神助地写下了一组对故乡、对自己可以有所交代诗,达到了较为理想的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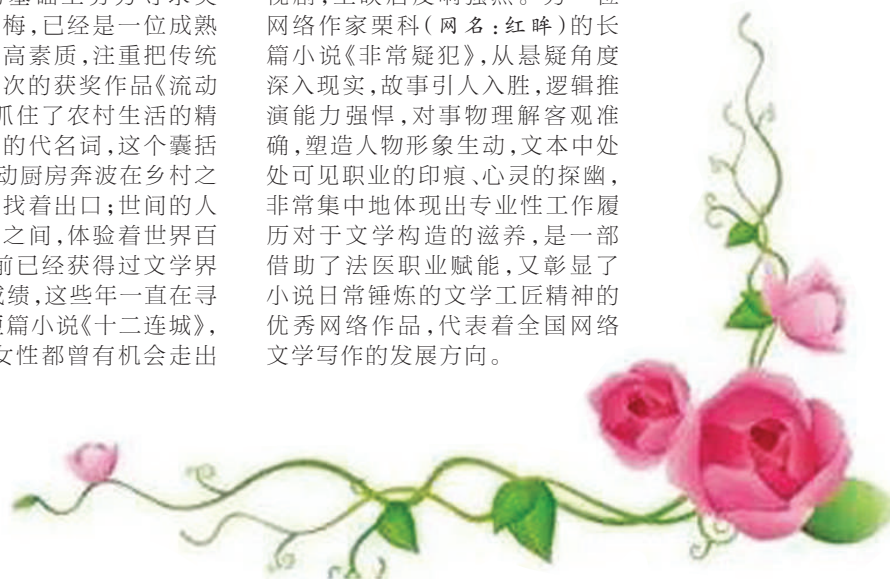
“赵树理文学奖”给那些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一种启示,即:作家要想写出好作品,必须在提高自身文学艺术素养上下功夫,这就希望大家要不断地学习,广泛地阅读,不仅要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,涉猎外国优秀作家的代表作品,还要了解国内及世界文坛的走向,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学观念,借鉴国内外文学领域先进的创作理论,多角度地吸收先进文化,在以往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寻求突破。比如获得短篇小说奖的袁省梅,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小说作家,但她仍然在不断进步,提高素质,注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进行很好的融合。这次的获奖作品《流动厨房》,用一个丧偶女人的生活片段,抓住了农村生活的精髓,笔下的农村流动厨房,几乎是丧妻的代名词,这个囊括生死的概念里,蕴含着生命的律动;流动厨房奔波在乡村之间,而流动厨房里的人,也在情感中寻找着出口;世间的人们,正像一个个流动厨房,存在于生死之间,体验着世界百态。同样获得短篇小说奖的梅钰,此前已经获得过文学界不少奖项,但她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,这些年一直在寻找创作上的突破,效果显著。这次的短篇小说《十二连城》,故事呈现的是人与乡村的关系,三代女性都曾有机会走出乡村,可她们却都不约而同地被生活阻滞,女人们像土地一样孕育生命,可自己的生命却被困在土地之上;脚下的黄土,总是以某种方式与人保持着不可磨灭的羁绊;作为村庄的象征性标志,“十二连城”如宿命一般被凝视、被铭记,审视着乡村带给人们

命运,尤其是对女人的制约,现实意义还是强烈的。

### 跻身全国一流 展示晋军实力

这次一些类别的获奖作品,拿到全国文坛上去比较,无论从思想内涵深度,还是从艺术表现力上,都不逊色,质量是经得起社会和文坛检验的,比如文学评论和网络文学获奖者,就是证明。金春平的评论文章《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——“叙述中国故事”的文学情境、维度与范式》,系统、全面、深入地“文学叙述中国故事”这一新时代重大的文化政治学命题,进行了学理性阐述和分析,由此解读并构建出诸多中国文学发展“方向性”和“未来性”的理论话语、范畴维度与叙述方法,显示出作者对这一命题的深刻理论发现与整体意义认知,在全国文艺理论领域也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。董晓可的评论集《盖茨比的鞋子》,具有开阔的批评视野、鲜活的现场热度,既有学院派的深刻性,又有作协派的饱满激情、文风灵活生动的特点;既有对名家新作的及时跟进,又有对基层作者的深度关注;评论涉及范围广泛,以探求艺术之“真”为向度,以采撷文字之“美”为宗旨,以发掘人世之“情”为要义,以探索存在之“痛”为根底,展示了文学评论的魅力,代表了当今全国文学评论的一种走向。

网络作家董群(网名:纷争妖姬),近年来致力于把网络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,是轰动一时的电影《战狼》《战狼2》的编剧,此次他的获奖作品是5卷本长篇小说《特战荣耀》,讲述了一个技能突出、个性鲜明,但缺乏集体主义观念的“兵王”,经过一次次严峻考验,最终实现由“小我”向“大我”转变,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故事;作品处处显示着军人的天职使命与责任担当,在当下新时代的进程中,为受众提供了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力量;小说已经改编成同名电视剧,上映后反响强烈。另一位网络作家栗科(网名:红眸)的长篇小说《非常疑犯》,从悬疑角度深入现实,故事引人入胜,逻辑推理能力强悍,对事物理解客观准确,塑造人物形象生动,文本中处处可见职业的印痕、心灵的探幽,非常集中地体现出专业性工作履历对于文学构造的滋养,是一部借助了法医职业赋能,又彰显了小说日常锤炼的文学工匠精神的优秀网络作品,代表着全国网络文学写作的发展方向。



## 基于现实的科幻文化辐射力

——《三体》世界观的能动表达

方冠男

《三体》电视剧热播,网友称赞该剧遵从原著的改编策略。而在笔者看来,小说文本的影视化过程中最关键之处,在于虽然增加了角色,扩充了情节,但赋予了原著的世界观不可撼动的权威性。

那么,《三体》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?又具有何种魅力,能够让读者群体如此膺服,甚至不能接受分毫改动呢?

《三体》系列的分部标题可以说明原因——从《地球往事》到《黑暗森林》,再到《死神永生》,三部小说形成了层层递进的结构,为我们提供了“推己及人”的思考逻辑。这说明,恢弘壮丽且冰冷残酷的三体宇宙,无论如何广袤,它的基本认知逻辑都是从地球乃至于人和人的关系开始的。换言之,刘慈欣以现实社会为基础,将其扩写为宇宙社会,《三体》中“宇宙社会学”的原型是“人类社会学”,宇宙的“猜疑链”则来源于人类文明乃至于人际关系的“猜疑链”,整个“黑暗森林”理论的实质是文明冲突,这就使得三体宇宙显现出了极为精准甚至辛辣的现实针对性。小说中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的彼此猜疑、威慑、对峙的完整过程,可以非常准确地适配现代历史乃至于今的完整进程;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描写,也能够极为准确地体现在人类历史以及现实生活中找到典型。这种从个体到群体、从微观到宏观的强现实针对性,使得大量《三体》读者并未把这一小说当作幻想文学来理解。而原作在国内外的广泛出圈,也让我们看到了当科幻照进现实时所具备的强大文化辐射力。这对于国产科幻作品今后的创作方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。

现实,是一切文艺作品直抵人心的共性,《三体》小说具备了这一点,正因如此,电视剧对原著的还原,既是尊重《三体》世界观,也是尊重现实本身。

当然,在还原世界观的时候,电视剧《三体》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观能动性,具体表现在:

编剧团队较准确地剧中提炼出两个典型符号元素,即“虫子”和“圆”。“虫子”,是小说中反复强调的,电视剧亦特别突出表现,同时,剧中“虫子”出现时还往往伴随着“平面”,这就使得作为元素的“虫子”引申出了“二维”的视野理念,当“虫子+平面”出现时,就指向了低维文明对世界的认知局限。这又呼应了剧中反复提及的“火鸡与农场主”关系,使得整部剧显现出整一旦有深度的美感。剧集提炼的“圆”这一符号通过天体、粒子、桌球、苹果、塑料球、纸带圆孔、镜头、宇宙模型、量子、眼球等强调出来。圆,这种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同形同构的符号,繁简相协却又无所不包,在剧中成为了最基本也最多的元素。

编剧团队通过补充剧集情节的内容,较为准确地强调了《三体》世界观的部分奥义。如,在补充汪淼人物性格的同时,除了完善他的人物成长之外,还特别描绘了他的家庭生活——这指向了“宇宙很大,但生活(生命)更大”的世界观内涵;再如,剧集特别将大量笔墨放在了ETO小说中的地球三体组织的内部分裂上,这处改编用意颇深,更完整立体地阐述了人类社会中的“猜疑链”,人和人的猜疑尚且难以破局,更何况宇宙文明之间?同时,ETO内不可调和的矛盾,也在三体人面前展现出了“人心”的不可知和复杂,这给予了后来三体人表示“害怕”人类以充分的心理依据。

《三体》世界观,既架构在科幻的想象之上,也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之中,无论《三体》想象力如何恢弘壮丽,地球往事,永远是故事的现实起点。



电视剧《三体》海报

## 乡愁悠悠 剪不断理还乱

刘纪昌

如果说,有什么动力能让我十多年坚持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,理由只有一个,那就是流在血液里刻在骨子里的乡情,下了眉头却上心头、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。

我们这一代人,有许多是从农村走进城市,从平房窑洞走进高楼大厦,从割麦挑粪的农家子弟变成国家干部或企业家、作家的。虽然身份变了,可以说是脱胎换骨,但身上早已打下了黄土高原农家子弟的烙印,血脉里流动的还是农民的血液,从血缘上、感情上、社会关系上都与农村、农民有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,并且时刻关注农村、关心农民。这是中国农耕文明基因中遗传下来的一种情结,一种情怀,一种诗意,更是一种挥之不去、刻骨铭心的乡愁。

从2004年创作第一篇《妈妈的手擀面》《酱豆的滋味》开始,这种浓浓的乡愁就成了我笔下不变的主题。为农民发声,留一份乡愁,就成了我创作的志向和目标。这么多年,身边的朋友一直戏称我为乡土作家。这次荣获赵树理文学奖,既是对我乡土文学创作的一个肯定,也是对我“山药蛋派”身份的一个认定。

“山药蛋派”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农村、写农民。而《扶贫纪事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)是一部货真价实、不折不扣以乡村为背景、以农民为主角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。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我文学创作实践的真实体现。

我虽然不是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,但对农村、农民的关注却是持续不断、一以贯之的。多年来,因为工作的关系,我经常下乡,接触农村和农民的机会较多,特别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,作为帮扶工作队一员并兼任队长,4年时间吃住在村,和农村、农民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,对农村问题有了更直观、更深入、更具体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受。4年时间,我深入田间地头,和基层干部交流,和农民沟通,对农村的现状、存在的问题、出现的困惑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,并努力用文学的语言和形象真实地表达。

这部书首先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。对于现在的农村,我的感情很复杂。这么多年,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许多乡村诗情画意,美不胜收,让人沉醉其中,流连忘返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,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,许多有知识、有抱负、有能力的青年农民离开农村加入到城市创业行列中去了,留在农村的年轻人数量在下降。传统农耕文明正在为机械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耕作所取代。我驻村帮扶的大吕村过去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小集镇,许多人会打铁,铁匠上有一条专门打铁的道路,家家户户门口有一个土炉子,常年四季炉火通红,叮叮当当打铁之声不绝于耳。以农民为主的铁花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线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硫磺和钢碳的味道,汗流浹背的铁匠全身心投入,专心致志地盯着通红的铁块,在一阵紧凑的重锤之后又是一阵细腻的轻敲慢打,一把结实轻巧的铁锹或镰刀就在一阵中诞生了。那是一种本能,也是一种韵味。但现在,代代相传的手工艺甚至是生活技

相对于创作技巧,我更相信从素材里自然生长所具有的力量。小说创作应从生活中抽取更多的真实。我们无不以局部或碎片的方式留存在他人的记忆里,少有机会目睹他人完整的一生。只有在小说里,我们看到某个人物的起始和终结,并由此洞察到这个人的人生形态。如果没有小说,这个世界想来会少掉很多值得记录的私密时刻,来自童年的某些东西会一直持续下去,而我大概也只能困在命运准许降落的狭隘区域,再也走不出来。时至今日,小说仍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,揭示人类的最好媒介。小说家创造人物,让各种人物在小说中相见,在小说中沟通、和解,比起在生活中更加赤诚。小说的自由容许我以1%到100%的不同浓度把自己溶解到笔下的人物里,探寻生活的真相,探寻自己,以及解开来自我自我的束缚。早期习得并接受的小说理论,小说是不可能把原原本本的生活搬进来的。即使只考虑隐藏自己,放手去写,也需要虚构。然而,随着写作的持续进行,我越来越意识到,回忆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,和想象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,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就像奥康纳所说,在艺术作品中,我们可以完全写实,关键在于小说作者是否拥有那种让小说别具深意的眼光,也就是“洞悉隐秘意义的眼光”。或者换成娜塔丽·萨洛特的话:“具有真实性的事实可以使我们进入未经探索的区域”,也一样有说服力。可能就是由于这样,这几年,我在写作过程中,越来越拒绝使用技巧,拒绝让我写的那些看上去更像一个“故事”,而是倾向于写出“事物本来的样子”。记忆的碎片如果只经历即兴的口述,除了掉回原处,不会产生任何意义或价值。所以,小说家更像碎片收集者和整理者,从浩瀚、凌乱的碎片中找到最有用也最稳定、最有力量、让它督促着你把它写下来。在需要技巧的地方,灌入情感和真切——这始终是文学的基础所在:情感和文学的真切性。这个真切,我以为既是必须除去可能是欺骗的自我的真切,也是可以反衬单薄虚构的真切。对于我来说,就是放下成见、偏见和自我为中心,描述并且重新创造切实所见的那些,对逝去的岁月再做一些挽留,对过往的生活再做一些擦拭,透过各种遮蔽,看到往事之于我从来不知道的形相和光泽。

## 注入情感 用活素材

吴文君